

## 马克思主义研究

## 人类历史发生学探究与历史观根本变革

侯衍社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历史主义方法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人类历史的基本方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创造性地运用人类历史发生学方法对“物质生产”“新的需要”“生命生产”“生产方式”和“意识”这五种因素的重要作用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以强大逻辑力量和现实依据阐明了人类历史原始发生和持续发展的内在机制和本质规律,彻底批判了唯心主义观念论和旧唯物主义,彻底批判了唯心史观的错误观点和方法。基于此,一种新历史观得到科学阐发,一种坚持历史主义研究理路、彻底贯彻实践原则和辩证法精神的新哲学得以面世。

**关键词:**唯心主义;五种因素;人类社会;发生学方法;物质生产

**中图分类号:**A 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0)03-0015-08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新历史观即唯物史观过程中,是在批判各种唯心主义观念论和旧唯物主义过程中不断向前迈进的。特别是在两人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鉴于两人在《形态》中的观点基本一致,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马克思)在批判布鲁诺·鲍威尔、麦·施蒂纳等人的唯心主义观念论和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基础上,深刻阐述了新历史观的基本观点。事实上,马克思在《形态》中有三大任务:两大批判任务和一大建构任务。两大批判任务:一是对德国唯心主义观念论的批判,阐明观念、意识的最终起源;二是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者的批判,阐明自然和社会的历史生成性。一大建构任务是与两大批判任务紧密衔接的,就是要在批判一切旧历史观即形形色色唯心史观基础上阐明新历史观和新哲学的革命实质。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创造性地运用了社会历史发生学的方法,通过对人类社会原初状态中至关重要的“五种因素”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条分缕析,深刻阐明了人类社会原始发生和持续演进的内在机制和客观规律,有力地批判了唯心主义观念论和旧唯物主义的错误,彻底驳倒了唯心史观,科学揭示了社会历史的本质,创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在此基础上向世人呈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旧哲学的崭新哲学——新唯物主义的革命实质,完成了三大理论任务。本文以下试从“五因素论”的微观视角出发,对此进行具体的分析。

## 一、社会历史分析的理论前提: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活条件

历史包括自然界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历史主义的方法就是按照事物自身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过程研究事物本质规律的方法,是事物自身的辩证法即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自觉运用,是马克思在批判唯心主义观念论和旧唯物主义时运用的基本方法。在马克思看来,包括黑格尔、费尔巴哈在内以往哲学家们的主要错误有二:一是往往从抽象的原则出发,或者从抽象的精神、意识出发,或者

收稿日期:2020-01-20

作者简介:侯衍社,男,山东泰安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的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新中国(1949—2019)发展观的演变”(项目编号:19XNL003),北京市宣传文化高层次人才培养资助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方案”(项目编号:2017XCB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从抽象的“自然”“实体”“人的本质”出发,持有既成论的观点。二是不了解实践,不关注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仅仅满足于解释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由此导致这些哲学家们“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sup>①</sup>。具体到德国来说,德国的各种理论批判,直至它最近所作的各种努力,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这些貌似高深并喧嚣一时、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词句的哲学家们,实质上却是最大的保守派。因为这种本末倒置而自诩高深的理论根本颠倒了意识和其存在条件之间的真实关系,不仅无助于人们理解真正的人类社会及其历史,而且会引导人们误入歧途。其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实践中则是保守乃至反动的。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费尔巴哈、施蒂纳等人运用抽象的“类”“唯一者”“人”等貌似世俗化的范畴来分析社会历史,试图用“一些微不足道的说明作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现”<sup>②</sup>。这种非历史的研究方法其理论前提本身就是根本错误的,这就注定了其观点和结论的虚妄性。那么,分析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正确理论前提究竟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重大问题,马克思运用历史主义分析方法作出了明确回答,提出了分析人类社会原始发生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这就是: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活条件。作为尊重历史真相的马克思明确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决不是任意提出的,更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人们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sup>③</sup>这些前提决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客观存在的、完全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的现实前提。

现实的个人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是由无数个人组成的有机体。“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sup>④</sup>因此,理论研究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现实的人、人的活动以及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些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任何人群共同体存在的前提,也是任何社会存在的基础。因此,按照逻辑和历史一致的原则,“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sup>⑤</sup>马克思的新历史观正是从正确的理论前提出发进行考察的,它的前提是现实的人。这样的人与费尔巴哈所说的抽象的人具有本质的不同,与唯心主义观念论者想象的主体也具有根本区别,这是一些具体的、处在历史中的、进行着活动的现实中的个人,是在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一定物质环境和物质条件下活动的个人。这样,马克思就从历史和逻辑一致的科学方法论出发,深刻阐明了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现实前提和理论前提: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活条件,为后面运用五种因素及其内在作用机制具体揭示人类社会的原始发生和持续演进提供了科学的理论起点。

为了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说明人类历史的发生、发展和演变,为了深入探讨人类社会原始发生的内在机制和客观规律,以便彻底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观念论所想象的历史区别开来,马克思在《形态》第一卷第一章中,先后使用了一系列带有“原初”“始基”“原始发生”意蕴的语词,譬如“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第一个历史活动”“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第一个需要本身”“如何从这个荒谬的‘史前历史’过渡到真正的历史”“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以来”“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等,这些带有浓厚的人类历史原始发生意蕴的语词,将历史主义方法彻底运用到了人类社会萌生的源头,其探讨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8—51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9页。

人类社会原始发生的机制与规律的目的不言而喻。为了实现这个重要目标,马克思精心选择了“物质生产”“新的需要”“生命生产”“生产方式”和“意识”这五种在人类社会原始发生和持续演进中具有至重要意义的因素,作为理论研究的重要范畴,遵循着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真实历史,开始了其探幽入微而高屋建瓴的理论批判和建构征程。

## 二、“物质生产”及其生物学社会学双重意蕴

“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原始发生的第一种因素。费尔巴哈作为一个旧唯物主义者,其错误不仅在于他以非历史主义的态度看待“物质”,以既成论而非发生论观点看待自然和社会。而且在于,与前面错误相关,费尔巴哈在自然领域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在进入人类历史领域后,就与唯心主义观念论者殊途同归。这与费尔巴哈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重要意义密切相关。马克思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和各种观念论的迷雾,确定了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物质生产”。他深刻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解决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物质生活资料。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现在仅仅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它是一切人类历史的基本条件。<sup>①</sup> 这里,马克思使用了“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结合这里的具体语境,他所说的人类社会“第一个历史活动”,或历史的第一个因素,就是“物质生产”。“物质生产”的作用至关重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满足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人”的衣食住行的物质需要,是维持第一批人肉体生物组织存在的基本前提,有了这个前提,才有了人群共同体和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这是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条件。第二,它是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是人之为人的第一个内在规定性。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者其他特性来区别人和动物。但是,一旦人们开始生产自己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生物组织所决定的必迈之步,人自身就开始与动物区别开来。<sup>②</sup> 人和动物相揖别,使得“物质生产”成为人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存在条件。第三,它是一切历史活动的基本前提和物质基础。人们在生产自己生活资料的同时,也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物质生产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水平,随着它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也不断丰富着自身的内容和形式,市民社会历史、商业历史、工业历史等等,都要从物质生产发展史中才能得到解答。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sup>③</sup> “物质生产”作为“第一个历史活动”,对于人类社会生存具有始基性意义,对于人类社会延续发展具有基础性意义。显而易见,必须高度重视“物质生产”在人类社会发生发展中第一因素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 三、“新的需要”对人的提升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的需要”是人类社会原始发生的第二种因素。物质生产的最原始最直接起因是满足人们的生物性需要,即满足人们最基本的饮食男女之需,以维持人们肉体生命组织的存续。在人们最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基础上,在物质生产激发下,人们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由此人和人类历史开始变得丰富起来,“新的需要的产生”成为理解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第二个重要因素。“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1页。

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sup>①</sup>这里所说的“第一个需要”就是动物性的本能的维持生存的需要,是人和动物处在同等层次上的需要。然而,人们在满足这种需要的物质生产过程中,在为了继续满足这种需要而有意识使用工具的情况下,人的需要开始有了质的提升,由此产生了“新的需要”,人从此不仅是生存性的存在物,而且成为生活性的、具有自我提升、自我超越性的存在物,成为脱离动物界的具有新属性的存在物。显然,马克思十分看重“新的需要”的质的提升在人和人类社会延续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将其与作为人类社会历史起点的“物质生产”同等视为“第一个历史活动”,其在新历史观中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

事实正是如此。“需要”在马克思的新历史观中决不是像有的论者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带有唯心主义色彩的概念,而是新历史观的一个重要范畴,具有重要理论地位。在马克思看来,需要有生存层次和发展层次等多个层次;有唯心主义需要和唯物主义需要两种不同解读方式。他从历史的、唯物的原则立场出发,对“需要”特别是“新需要”的重要意义作了深刻阐释。第一,人的生存需要是物质生产内驱力和社会发展原动力。一定的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需要是人最基本的需要,满足其需要是人生存延续的前提,也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为此而最早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是第一个历史活动。为了继续满足人和社会的生存需要,人们便需要持续不断地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由此便会逐渐推动生产工具改进和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并由此推动着社会历史不断演进。第二,人的发展需要是社会持续进步的内在驱动力。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除了生存需要外,还有“新的需要”,有发展的需要,包括在人类历史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交往需要、参与需要、情感需要、审美需要、道德需要,以及潜能发挥和个性发展新需要。人的需要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满足原有需要的物质生产活动和其他活动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的,他能够不断产生出新的需要,新的需要的产生则意味着人的新属性的出现,意味着人的本质的不断丰富和发展。而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为人的新需要的产生和人的本质的丰富不断地提供着现实的基础。事实上,人们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和人的新需要的日益丰富两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关系,并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第三,人的需要的性质水平和社会满足需要的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标识。处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人,需要的性质和水平具有很大差异,社会对人需要的满足也大不一样。在人类历史漫长演进历程中,整体来说,人的需要的类别是比较贫乏而单调的,社会对人需要的满足是可怜而有限的。历史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物质生产力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但人们的需要仍然是比较片面、单调、贫乏的。这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尖锐性及其历史过渡性。而共产主义社会则致力于建立一种促进人的需要发展和满足的新制度,在这种新制度下,人能够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包括人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直观、思维、情感、愿望、活动、爱等方面的需要,都能够得到现实的实现。<sup>②</sup>因此说,共产主义社会是能够不断满足人们各种“新需要”、代表人类历史进步方向的理想社会制度。人类社会的历史,一定程度上就是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发展和不断得到实现的人类活动的历史。

#### 四、“生命的生产”及其社会历史意义

“生命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原始发生的第三种因素,与前两种因素密切相关。马克思指出,“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sup>③</sup>“生命的生产”包括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自己生命的生产”;第二种形式是“他人生命的生产”。自己生命的生产,就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他人生命的生产,就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1—53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2页。

的生命,就是繁殖,即生产另外一些人。

正如马克思所强调,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第一种形式“自己生命的生产”,意味着人们通过物质生产已经满足了“第一个需要本身”并引起了“新的需要的产生”,意味着人的既有生命的延续和提升,这种生产不仅使得具有肉体生命组织的人的存在成为现实,而且使得人的新的需要得以出现,使得人的属性得以丰富。可见,这种生产不仅具有生物学意义,而且具有人类学意义,不仅为人类的存续提供了现实前提,而且使得人类的进步有了物质基础。第二种形式“他人生命的生产”,即生命繁衍,不仅意味着作为个体的肉体生命组织源源不断出现,为人类社会生生不息提供充足的不可替代的“人”,而且意味着各种社会关系的日渐扩展,包括“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以及随着物质生产发展出现的其他日渐复杂的新的社会关系。因此,“他人生命的生产”,不仅同样具有生物学意义,而且更具有社会学意义,它使得人们的社会关系变得越来越丰富,使得人类的存在和发展具有了生物学和社会学双重意义的物质前提和基础。

需要特别指出,马克思强调,不应该把“物质生产”“新的需要”和“生命的生产”这三种因素看作三个不同阶段,而只应看作三个方面、三个因素。<sup>①</sup> 因为,从人类历史的最初时期始,从第一批人出现后,“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sup>②</sup> 前已述及,马克思从人类历史原始发生的内在逻辑出发,把“物质生产”作为历史的第一个因素,把“新的需要”作为第二个因素,把“生命的生产”作为第三个因素,这无疑是正确的,有助于人们从逻辑上认识和把握历史的真相和实质。但是,决不能因此就把它看成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三个渐次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应该把它们看成是同时存在并相互发生作用的,而且直到现在仍然发挥作用的关于人类社会原始发生作用机制的三个基本方面或三种基本因素,并正确阐明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和相互作用机制,这样才能从源头上揭示人类历史的作用机制和内在规律。这样,马克思既在逻辑上把“物质生产”作为历史的起点,又正确地阐述了“物质生产”“新的需要”和“生命生产”三者之间的相互依存性,他着力强调的关于研究人类社会原始发生机制的历史和逻辑一致的方法,关于从社会历史本来面目出发去研究其内在本质和规律的历史主义的方法,为从源头上深入探究人类历史的原始发生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基础。

## 五、“生产方式”与人类历史迷雾的剥离

“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原始发生的第四种因素,是前三种因素的聚焦和集中体现。马克思在《形态》相关段落中,三次使用了带有结论性质的“由此可见”来阐述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因素。前两次是连续论述的,原文如下:“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sup>③</sup>第三次原文如下:“由此可见,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它不需要用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特意把人们维系在一起。”<sup>④</sup>综合这三次“由此可见”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生产方式”显然是本段的核心范畴,也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历史的四种因素中的聚焦因素。

“生产方式”就其产生的真实历史过程来看,是与其他三种因素同步产生的,但就其逻辑顺序而言,它则是在前三种比较具体因素的基础上通过理论抽象概括出来的核心范畴。那么,这里所谈的“生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2—53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3页。

方式”指的是什么呢?综合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可以断言,这里的生产方式指的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即广义的生产方式概念,它是一定时期社会发展程度的集中体现。在《形态》时期,马克思对生产力概念的使用已经相当固定,它标识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指的是人们处理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能力和水平。尽管这一时期生产关系的概念还不够固定,马克思往往用交往形式、交往关系来代替之,但其含义也已经比较明确,指的就是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生产方式、生产力等新历史观概念的明确使用,历史地、辩证地看待社会的基本矛盾已经成为可能。由此马克思深刻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sup>①</sup>由于一定时期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此必须始终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进行探讨,必须充分认识生产方式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

显然,“生产方式”范畴是在前三个范畴基础上的逻辑抽象和理论升华。随着它的正式出场,马克思就可以对这四种因素进行整体性地论述了。马克思强调,“生产方式”“物质生产”“新的需要”“生命生产”共同构成了人类“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而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历史就聚焦在这四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不断演进过程中。其中,生产方式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因素,无论是“物质生产”“生命生产”,还是“新的需要”,其地位和作用最终都要在“生产方式”中体现出来。一定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不仅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基本关系和能力,而且体现了人与人之间基本关系的性质和水平,体现着人与社会这个共同体之间的性质和状况,是衡量人类社会水平发展的综合指标。因此,马克思完全有理由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共同决定的,这种物质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活生生的、不断发展的人类的“历史”。这样,由于生产方式概念的概括提出,马克思就可以揭示历史的真相了。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是这样的:人类要创造历史,首先就需要作为肉体生命组织的人的存在,这就必须开始现实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而这种物质生产活动启动伊始,真正的人类历史就开始了,就会随之推动生产工具的变革、生产力的发展和各种新需要的产生,随之而来的便是交往关系的变革和人的素质的提升,以及各种意识形式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总之,随着生产方式的不断演进和发展,人类社会就随之不断发展起来了。

## 六、“意识”及其从属性

“意识”是马克思在探讨人类社会发生发展中的第五种因素,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原初的”因素。对意识的原始发生学探究是《形态》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是彻底批判唯心主义观念论和唯心史观的逻辑必然。马克思在分析了人类社会四种原初因素之后,紧接着分析了人类社会中的第五种因素“意识”。不过,就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逻辑顺序而言,它显然排在前四种因素之后。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在我们已经考察了原初的历史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我们才发现:人还具有“意识”。<sup>②</sup>显然,较之“原初的”四个因素,意识并不带有“原初”的性质。意识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到物质的各种纠缠,它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继续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sup>③</sup>意识离不开各种物质条件,更离不开“历史地”出现的人及其头脑的加工,较之客观的物质因素,意识不能不处于从属的地位。如果说低级形态的意识,其发生发展尚且依赖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话,那么,作为高级形态的意识,如宗教、哲学、法学、道德、经济学等社会意识形式,其对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依赖就更加明显了。只有当社会分工达到一定程度,即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产生分离时,意识和精神才获得了相对独立性,才开始有了真正的精神劳动。因此马克思提醒人们,一定要正确理解“意识”“精神”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67—56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3页。

“观念”的相对独立性:“不言而喻,‘幽灵’‘枷锁’‘最高存在物’‘概念’‘疑虑’显然只是孤立的个人的观念上的、思辨的、精神的表现,只是他的观念,即关于真正经验的束缚和界限的观念;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往形式就在这些束缚和界限的范围内运动着。”<sup>①</sup>这样,马克思就从人类意识发生学的高度,从意识、精神产生的源头上驳斥了唯心主义观念论和唯心史观把形形色色的意识形式看成是理论出发点甚至历史出发点的荒谬之处,阐明了新历史观理论出发地的正确性。

显然,马克思对意识因素的分析与前四种因素不同,前四种因素是“原初”的,意识作为第五种因素则是后发的、派生的。意识、精神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固然不可小觑,但一定要正确认识它们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物质根源,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它,否则就会漠视人们异常丰富而生动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就会像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所作的那样,错误地解释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夸大意识、精神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就会走到用观念和精神为主导来解读人类历史的错路上去。事实上,正是在唯心主义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才是描绘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sup>②</sup>马克思开辟的认识人类历史之谜的正确道路,通过对人类社会五种因素的具体作用及其内在机制的发生学分析,变成了现实,并为深刻阐述科学的新历史观奠定了坚实基础。

## 七、结论:五因素论与历史观革命

马克思在《形态》中运用原始发生学方法所分析的关于人类社会的五种因素、五个方面,既是理解人类社会原始发生和持续发展真实历程的五种关键因素,也是科学解释人类社会原始发生和延续发展历史的五种重要范畴,它们在新历史观创立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质言之,五因素论的直接逻辑结果就是新历史观的系统阐发。马克思正是基于对五种因素在人类社会原始发生和持续发展中的相互作用和内在机制的递进分析,彻底清算了布鲁诺·鲍威尔、麦·施蒂纳等人的唯心主义观念论和包括费尔巴哈在内旧唯物主义者的错误观点和方法,破天荒第一次深刻揭示了人类历史的真实本质,第一次比较明确系统地提出了新历史观的基本观点。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与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历史阶段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各种不同理论产物和形式,包括宗教、哲学、道德等意识形式,并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及其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sup>③</sup>至此,一直被遮蔽的人类历史之谜被破解了。

在《形态》中,伴随对历史之谜的深刻解答,马克思创立的新历史观完成了三大任务:一是完成了对唯心主义观念论的彻底批判。新历史观表明,必须从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国家和意识的各种理论产物和形式,而且探究它们产生的具体过程。如此一来,布鲁诺·鲍威尔、麦·施蒂纳等人的所谓“自我意识”“唯一者”的至上地位就完结了。二是完成了对旧唯物主义的彻底批判。费尔巴哈以既成论的观点看待自然和社会,并最终在社会历史领域走向了唯心主义,根源于其非历史非辩证的思维方式和对能动实践的缺乏认知。新历史观以历史主义的思维方式看待自然、人和社会,把社会看作一个由人们能动实践牵引的、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的不断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并且辩证地看待人与环境之间的真实关系,承认在实践基础上人和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彻底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环境改变人,意见支配世界”的循环论证和唯心主义实质。三是对唯心史观的彻底批判和新历史观的系统阐发。无论是布鲁诺·鲍威尔、麦·施蒂纳等人的唯心主义,还是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在解释社会历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4—545页。

史问题时都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沼。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前,社会历史领域是唯心主义的一统天下。一切唯心史观不是完全忽视历史的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视为与历史进程没有什么联系的附带因素。在它们看来,“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生活生产被错误地看作某种非历史的东西,历史的东西被错误地看作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甚至看作“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sup>①</sup>由于非历史的、非实践、非辩证的认知方式,导致了“这些特定的人关于自己的真正实践的‘想象’‘观念’变成了一种支配和决定这些人的实践的唯一一起决定作用的和积极的力量”这种荒唐的结论。<sup>②</sup>新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具有本质的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之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物质实践,而是从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sup>③</sup>这种新历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必须从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去阐明各种意识形式,这样才能完整地描述各种事物及其相互作用。显然,《形态》完成了批判和建构的双重使命,在批判旧历史观过程中阐明了新历史观,在批判旧哲学过程中阐发了新哲学。无论当今西方的一些学者怎样看待和解构《形态》,都遮盖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形态》不仅完成了新历史观的建构,而且实现了对旧哲学的全面批判和超越。自此,一种“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的新哲学诞生了:这种新哲学以历史主义为根本方法,以唯物主义为自觉前提,贯穿着“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原则,渗透着辩证法的革命精神,这种新唯物主义具有全新的性质、功能和使命,是对唯心主义哲学和旧唯物主义哲学的全面超越。

## A Study on the Genesis of Human History and the Fundamental Change of the Historical View

Hou Yanshe

(School of Marx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Historicist methodology was the fundamental methodology with which Marx and Engels studied human history. In *German Ideology* (《德意志意识形态》), Marx and Engels creatively used the genetic method of human history to make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significant impact of such five factors as “material production”, “new needs”, “life production”, “production mode” and “consciousness”, along with their interrelationship. Marx and Engels expounded the internal mechanism and essential law of the genesis and sustained development of human history with robust logical power and realistic ground. They thoroughly repudiated not only the idealist view and the old materialism, but also the incorrect views and methods of the ide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On the basis of their work, Marx and Engels scientifically expounded a new historical view, and introduced a new philosophy which adhered to the historicist methodology and carried out the principle of practice and the spirit of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Key words:** idealism, five factors, human society, genetic method, material production

(责任编辑 刘曙光)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4页。